

昨天我們這個小道場有兩樁事情，第一樁是中國佛教協會，江蘇省宗教局與廈門的宗教領導，他們來訪問，來看我們上課的情形，參觀我們的錄影設備，李木源居士跟我給他們做了一個簡報，我們交談大概有兩個多小時，使他們了解我們在此地學習的目的。第二樁事情是我們第一組戒行法師、輝照法師的《無量壽經》圓滿，他們在臺上所表現的都能夠令臺下觀眾滿意。在這短短的三個多月中，我們共同學習《無量壽經》，可以說這才嘗到一點法味，這個法味是無比的殊勝。

我在年輕的時候，二十幾歲修學，常常有一個概念，就是一部經至少要在最短的時間當中，從頭到尾講過十遍，這樣才能算是扎根了，實在講十遍是很少的，不能再少了。由此可知，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，出家、在家學講經的人不少，發心喜歡出來講經的人也很多，可是沒有多久，這些人都不見了，也都聽不到了，這什麼回事情？退心了，退轉了，為什麼會退轉？沒有根。雖然喜歡，沒有根，這個喜歡隨著煩惱、習氣淘汰，那個法喜會被沖淡，會被消失掉的。所以世出世間法都講求根深蒂固，這一點就非常重要，一定要鍥而不捨的天天講，反覆的講。

昨天我向中國這些領導報告，護法功德不可思議，他們稍稍明白了。如果沒有護法，再有天分的弘法人才也沒有辦法展開他的抱負，也不能有所成就。北京的蕭祕書長、章鴻志居士，這是樸老身邊的人，對韓館長都非常熟悉，我們就談到弘法跟護法，我將這四十年當中的經過給他們略略做了個報告，護持的全都是在家人，我們今天在台灣、在海外所建立的道場，全是在家人建立的。沒有韓

館長，叫我去趕經懺，那不可能，這不是我的本願，我出家不是為趕經懺，一定要逼著我趕經懺的話，我可能會還俗，我也不會幹這個事情。我不是沒有能力工作，不是在生活上走投無路而出家的，我出家是明瞭佛法的殊勝，感覺到這麼好的東西沒有人去弘揚，我們不知道則已，知道了就有責任，所以捨棄一切，希望把這個工作能做好，是這麼一個動機出家的。幸虧三寶加持，有這麼一個得力的護法，我們雖然過得非常艱苦，但是講經沒有中斷，到今年是三十九年，講臺上沒有中斷，三十九年平均每個星期大概有五天的樣子。

唯有在講臺上鍥而不捨才真正能深入經藏深解義趣，你的信心、願心只有增長，不會衰退的。如果你不堅持天天研究，天天講習，現代的社會，五欲六塵、名聞利養的誘惑，誰能擋得住？你要能夠不受誘惑，那真是經上所講，你不是凡人，你是佛菩薩再來的，如果是一個凡人，決定抵擋不住。今天我們不是佛菩薩，我們怎麼能夠在這個環境裡面還能夠生活下去不被污染，那就是靠長時間的薰習，永遠沒有中斷的薰習，天天在薰習，我們靠這個力量保住了自己。愈深入，愈明白、愈清楚，愈知道佛法的真實殊勝，知道世間是《金剛經》上講的「夢幻泡影」，絲毫不爽，一點都不錯。

所以諸位有道業上成就，自己不是佛菩薩再來的，有道業上成就，能夠克服、抗衡今天名利物欲的誘惑，唯一的辦法就是天天研教，天天講經，靠什麼修持，參禪、念佛都靠不住，雖然有一點功夫，但是對於事實真相了解不夠透徹，有的時候功夫稍微退一點點，就馬上又被誘惑，又被污染，所以難。今天參禪不但不能開悟，連得定都得不到。所以我們必須了解社會環境，今天社會環境的污染，比起古時候不知道要超過幾十倍、幾百倍。從前的環境，不深入經藏，沒有深解義趣，老實念佛、參禪，行，能成就，因為誘惑

的力量少、輕，沒有現在這麼嚴重，所以這一點我們要認識清楚。要想在自己這一生當中了生死、出三界，這是大事，這是真正的覺悟。我們無量劫來在輪迴這個大染缸裡頭，生生世世都沒法子出頭，真的是苦海無邊，三界六道是苦海無邊，今天遇到這個殊勝第一法門，趕緊回頭，回頭就是岸。經熟透了，你對於這個事理、一切境界，了然在胸。

你們看到前天的皈依，傳授三皈依要按正統的規矩是一個人一個人皈依，這是《戒經》上講的清楚的，沒有說大家在一起的，一個人一個人來做的。一下來了，那一天他們告訴我，好像是八百五十多人，那一個人一個人做是一天時間也做不完，這是不得已，所以大家在一起做這個儀式，所以那個儀式很簡單有道理。人一多的時候，就是那麼簡單的儀式也要很長的時間。所以通常在二十人以內的，我一定是一個人一個人做，不超過二十個人，二十人以上的那就沒法子了，就方便了，就大家一起做。可是在過去早年來皈依的，幾個、十幾個常有，最近差不多這二十年來沒有這個情形了，一來都是幾十人，至少都是五、六十人，昨天這是最多的一次，通常是兩、三百人，四、五百人的場合都常常有，給他們做一個皈依的儀式。

皈依做佛的學生，做佛的學生第一樁大事是讀經研教。佛的學生，佛是老師，拜這個老師，做學生，不上他的課算什麼學生？一再勸他，你看來聽經的幾個？我看看那個皈依的好像一個都沒來。我是苦口婆心勸他，他不來，拜了老師不上老師的課，成什麼話？你們諸位將來授皈依都要講清楚，你既然拜老師就要上老師的課，不想上老師的課，千萬不要搞這個形式，搞這個形式那就是過失。當然現在我們也不能夠一概而論，因為有些人他不能來，他借錄音帶回家去聽，那也行。這個淨宗學會跟居士林這些錄相帶、錄音帶

借的人很多，借回家去聽的，所以我們不知道他有沒有借回家聽。既不來現場聽，又不在家裡聽的時候，那這個皈依就不是真的，假的，這就錯誤了，我們一定要把這一些理事都交代清楚。

佛法非常殊勝，我們在這個短短期間當中嚐到一點法味，一定要堅持一部經一門深入，至少要遵守古來祖師大德的教誨，五年專攻一門，希望五年把這一部經講十遍，要找機會。實在沒有地方，信徒當中有比較接近一點，常常往來的，到他家去講，一個星期一次、兩次。掌握著這一部經的時候，三十次講圓滿，如果一個星期講兩次的话，十五個星期就講圓滿了。諸位到外面去講的话，一次可以講一個半小時，三十次講圓滿。這一家講圓滿了，再去找一家，聽眾三個、五個都不少，為什麼？我們要熟悉，至少要講滿十遍，這個時間愈短愈好，希望三、五年當中一定要講滿十遍，如果能夠在三年、兩年講圓滿那就更好。兩年講滿十遍了，後面還有三年我們再講十遍，真的能夠講到二十遍、三十遍，根紮進去了，然後你再看其他的經論，不費功夫，迎刃而解。

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學《華嚴經》用了多少時間？如果把他那個時間濃縮下來，大概只有兩個星期，我《華嚴》就畢業了。我只聽他一卷，《華嚴經》第一卷，第一卷我聽明白了，全部都懂了，所以我回到台北就講《華嚴經》，我講的比他講的還詳細，用的時間比他還多。這就是你的根基要厚，根基厚了的時候，無論什麼經一展開，一點問題都沒有。根不能不厚，這是古來老師教學最注重就是這個。所以老師培養的是根本智，培養你的清淨心，培養你的道心，你從這個基礎下去的時候，所有一切經論，世出世間法，都輕而易舉沒有困難，所以大家要著重扎根的教育，非常重要。

你們都很年輕，有這麼好的基礎非常難得。我是二十六歲才聞佛法，我那個時候很著急，太遲了。三十三歲出來講經，三十三歲

出家，出家就教佛學院，白聖法師在台北辦三藏佛學院，找到那裡去教書。我在佛學院開的課就是「講演術」，就是教同學怎麼上臺講演，佛學院開這門課程。所以出家就開始講經，偶爾也接受外面的邀請，所以這個講臺是決定不能夠中斷。自己真正發這個道心，發這個弘願，一定感得諸佛護念，諸佛護念就會有護法。實在講護法都是佛菩薩加持的，那個護法也不是普通人，普通人實在講沒有這個智慧，沒有這個毅力，沒有長遠心。這樣一生一定能夠將佛法發揚光大。

我這一生的路子走得非常辛苦，在台灣，佛門跟世法實在講都不例外，所謂同行相忌，嫉妒障礙太可怕了。看到別人有長處、有好處，他的心就不平，總要想方設法來阻擾。我在台中跟李老師十年，我在台中沒有上臺講過經，連講演的機會都沒有，一次都沒有。李老師對我是非常關心，為什麼不叫我去講經，叫我上臺去表演一下？這是他的苦心。我要上臺表演個幾次，台中就不能住了，台中人就會把我趕出去了，這是他的一番苦心。所以我同學當中，周家麟居士，徐醒民居士，這是最有成就的，徐醒民居士是我介紹去的，李老師排他們的課，講經，排他們教學，就是不排我。你們現在到我五樓客廳，掛的有一張小照片，那張照片是李老師晚年辦了一個內典研究班，辦研究班的時候才找我，請我擔任教授，學生八個人，不是公開的，公開場面講經沒有我的分，講演也沒我的分，叫我去上課，學生對象聽經八個人，來找我。用心之苦，我很了解，很透徹。

辦慈光大專講座，我是每一屆都參加，而且這個講座可以說是我發起的。最初台灣大學成立佛學社，台灣第一個高等學府裡面成立佛學社，老師、學生對佛學有興趣，這個佛學社是周宣德老居士創辦的，他也是李炳老的老朋友。消息傳到台中，那個時候我剛剛

出家，我也在場，李老師聽了很高興，「大學生學佛了，這是佛教有前途了」。我在旁邊澆涼水，我說：「老師，不是好事情」，他的臉就掛下來了，「怎麼不是好事情？」我說：「大學生受過高等教育，如果他學的不是正法，走上邪知邪見，誰有能力把他扭轉過來？」李老師聽我這句話的時候知道嚴重了，他就曉得我的看法不是一個膚淺的看法。先入為主，以後誰跟他辯論？我們一般人、這些法師的學歷都不如他，他們根本就瞧不起我們。問我這個問題怎麼辦？所以李老師回來就跟我商量，他說：「那怎麼辦？」我就給他出點子，我說「我們可以利用大學生的寒、暑假辦一個大學講座，培養一批學生，也是大學生，將來可以跟他辯論」。「這個辦法不錯。」我們大專講座這麼辦法的，我給他出的主意。因為是慈光圖書館，就叫慈光佛學講座，寒暑假招生，來參加的學生不少。

有了這個動機，以後就研究課程怎麼安排，老師請哪些人，都是他找我在他的小房間裡面，我們兩個人商量的，課程也是我們兩個商量的，教材還有少部分是我替他編的。哪幾個老師，他也徵求我的意思。結果那些老師來的時候，大概除了一位之外，其餘的三位老師，他們上課的教材都是我供給他的，這個講座辦得轟轟烈烈，辦了很多年。所以今天在全世界慈光的學生不少，包括最近鄭振煌都是慈光的學生。沒有安排我，我是在學生裡頭旁聽，但是替學生解決問題，也替他們老師解決問題，我站在幕後。嫉妒障礙太嚴重了，你講得好，表現得比人好，人家就排斥你，就想辦法擠你，同行相忌，要牢牢的記住，所以我們一定要取最低的姿勢處處讓別人。

我練習講經，在台中以外，我到台灣南部，到台灣北部，這是他們不去的地方，我到那裡去練習，去練講，台中這個範圍不行。他們的範圍很大，差不多半個台灣，這是台中蓮社李老師培養的這

些講經說法的二十多個人，那是他們的地盤，南部到鹿港，北部到新竹，差不多台灣一半的地方是他們活動的範圍，我絕不參加，我超越他的範圍，你們不去的地方，我去練講，而我練講的時間比他們多，始終沒有休息，今年三十九年沒有休息。而那些同學現在除了周家麟、徐醒民兩個在，其他的一個都沒有了。

所以現在台中慈光圖書館的董事會來找我，希望我去接收，現在都老了，他們年歲都比我大，現在都差不多七十多、八十，老了，不能管了，沒力氣管了。這是李老師從前的道場，我在那裡住了十年，來找我，我說「我也老了，你為什麼早不找我，你現在來找我？你二十年前找我，十年前找我，我還可以去接，我老了，不行了，我不要了」，一再來求，那怎麼辦？我說「好，我派學生去」。我現在派悟有去，因為悟有是當地人。他們對我交給別人不放心，跟李老師沒有關係，要交給我，我說「我叫悟有，我算是李老師的學生，有師是我的學生，叫李炳老師公，我們還是一家人，叫他去接」，他們同意，可以。所以你說要等這麼多年，差不多將近四十年。所以現在我是台北家裡面這些人到中部去講《無量壽經》，現在他們也講這部經，可見得弘護真的是不簡單、不容易。

台中李老師往生之後，可以說佛法就中斷了十年，沒人講了。一般人講，大家聽李老師的聽慣了，李老師在台中三十八年，大家聽慣了，他有這個水平了，你講的不能超過他，不能跟他一樣，別人聽了沒味道，所以他的學生都不行，根紮得不牢。所以想盡方法找我去，我去了兩次，跟他們做過兩次講演，這都是最近兩年的事情。因為停了十年都沒有聽經，現在雖然講得不好，聽起來也滿有味道，水平降下來了，沒那麼高了。

這是講到弘法跟護法，護法比弘法還重要。實在講發心弘法的人有，有弘法能力的人也有，但是沒有這個機會，沒有這些條件，

如果我們再勉強說一說，眾生沒有福報，這也是事實，所以護法的緣我們一定要重視、要尊重、要珍惜。

我昨天跟這些中國領導們詳細報告，如果此地沒有李木源，我們就不可能在此地弘法，這十年，年年都是李居士邀請，這個班是他辦的，沒有他，誰肯幹這個事情？現在一些道場，中國、外國，包括台灣的都不例外，不做賠本的生意，要做賺錢的，打個水陸一個星期，我聽說在此地可以賺兩百萬新加坡錢。辦這個班賠本，辦什麼佛學講座都是賠本生意，這不賺錢，所以賠本的生意沒人做，李木源是專幹賠本生意。現在人講究現實，以為這個叫現實，這是眼前得到一點小利，後果沒去想到。眼前幹的一點賠本的生意，後福無窮，後生無量壽國，那個福報就太大了。真正有智慧的人才看得遠、看得深，絕不圖眼前小利。

所以我們的行持、言行舉止，就要想想社會現在有哪些毛病，我們必須針對這些毛病反其道而行，不問收穫，只問耕耘。社會上現在大家都貪財，我們捨財，不要財，做給他看，一生守住這個原則，時間久了就會起作用。你們貪財也不過是日食三餐，夜眠六尺，我們捨財什麼都不要，我三餐也吃了，晚上睡得也很安穩，有什麼差別？你的心雜亂，我的心清淨，實在講我還是比你快樂。世間人貪名，我們捨名；世間人貪利，我們捨利；世間人好高，我們卑下，跟他反其道而行，這就是教化眾生，潛移默化，要有耐心、長遠心。你看我在台中學習，我協助李老師對大專學生做弘法的工作，我的姿勢是最低，低到極處。在台中十年，無論怎麼講法，這十年有恩德，古人接受人一餐飯的恩德都終身不忘，何況我們在那裡吃了十年飯。但是那裡有障礙，我們要有耐心，我們等到三十九年，這個機緣成熟了，我們才報法乳之恩。

這個道場接受過來，我們要好好的整頓，把淨宗在這個地區再



讓它發揚光大。我教這些出家年輕人，他們都是台灣人，當地人，我們在台灣算是外省人，隔閡還是有，我讓這些學生們好好的學習，稟承印光大師、李老師的教誡，好好的做弘法利生的工作，改良社會一些不好的風氣。我們也不必提出口號，我們只是自己默默的在做，自自然然產生影響力，只要你真幹。

現在慈光圖書館每一個星期講經兩天，我告訴他，一個星期兩天的講經決定不能中斷，一部經講完了可以從頭再講，不要怕人家聽了之後，「這部經我已經聽了一遍，聽了兩遍，我不要再聽了」，不要去理會，聽出味道的人自然會來聽，不要管聽眾多少。遍遍不一樣，你講的人遍遍境界不相同，真正來聽的人他明瞭，一次跟一次不一樣，講的人境界提升了，聽的人境界也提升了。有很多人有個錯誤的觀念，我這部經講完，聽眾聽了，趕快換，不換再講這個還有人聽嗎？沒人聽了，那觀念錯誤。聽眾可能減少，但是沒有關係，減少的現象也是正常的，因為你提升了，夠不上這個水平的自然淘汰掉了，這一定的道理，何況還有新的人來聽。那個舊聽眾來的，不中斷的，水平提升了，那不來聽的，他就是那麼個水平，你就不能勉強他。如果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，他就會發長遠心來聽經，為什麼？也希望把自己的境界不斷向上提升，往生的品位就高了，這一定的道理。

所以要有耐心，要有長遠心，要謙虛、要恭敬，要保持低姿勢，永遠的保持，「於人無爭，於世無求」，印光大師教人「敦倫盡分，閑邪存誠」就是這個意思。「敦倫盡分」，「倫」是倫常、倫理，一類一類的，我們今天是加入出家這個行列，從事於佛教育的工作，我們屬於這一倫。「盡分」，盡我們的本分，我們的本分就是給社會做一個好榜樣。人家稱你法師，師是老師，師就是表率，師就是模範，所以「學為人師，行為世範」，這八個字就是菩薩行

，就是菩薩心。

《華嚴經》上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，一開口，「我已經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了，不知道怎樣修菩薩行，怎樣學菩薩道？」「道」就是存心，「行」就是生活行為，應該怎樣做才像個菩薩，菩薩就是世間人的典範，世間人的模範，這是我們的本分。要把這個本分事情做好，印祖給我們的原則，「閑邪存誠」，這就重要。「閑」是防範，一定要知道防範邪惡。貪瞋痴慢要防範，是非人我要防範，這是對內的。對外的，五欲六塵、名聞利養要防範，決定沾惹不得。生活清苦好，愈清苦愈好，對世間沒有留戀，脫離世間的意念就很真實，對於世法沒有留戀，念念想出離，這個心是道心。

「存」，存真誠的心，懂得防止邪惡，存真誠的心，自行化他。後面教給我們「深信因果，老實念佛」。他老人家的原文是「信願念佛」，我現在用「老實念佛」。這十六個字他老人家一生做到，教化眾生，一生都是這十六個字。他這一部《文鈔》，《印光大師全集》，這十六個字是總結論、總綱領，我們能夠接受，能夠依教奉行，這就是印光法師的學生。《永思錄》記載印光大師是大勢至菩薩再來，我們看他一生的行儀非常像大勢至菩薩，所以這是很可以相信的。

所以我們的標準是佛菩薩，向佛菩薩學習決定不能用世間的標準，用世間的標準我們就錯了，我們要取佛菩薩的標準。幫助社會，幫助眾生，自己一心一意求生淨土，好好的研經學教，研經學教是幫助自己也是幫助別人，自他二利。